

# 过年焠猪头

■ 王卓同

年关临近，老伴又嘀咕起过年买猪头、焠猪头、焠猪头的事。多次说：“今年肉贵，儿女们又添了新丁，来家过年，买猪头须多花费一笔钱……”

人老了，又遇上疫年，本不想多管闲事，但一听到老伴提起过年买猪头的事，一下子兴奋起来。往事如烟，很快沉醉在旧时过年焠猪头、焠猪头的回忆之中。

我的祖辈是大户人家，历来有焠猪头过新年的规矩，老妈年近九旬的最后几年里，别的事几乎管不了，唯过年焠猪头的事总是要唠叨一番，说什么“鲜猪头腌制晾干后是乡间人家头门过年货，不油腻，合口味。每逢年关三十，猪头一焠一焠，热气满堂，我一吆喝，全家老小立围在灶头，抢着吃猪肉。特别是平时吃不到的‘猪巴峰’‘棉花肉’‘猪口舌’，更是成了抢销货。过年焠猪头焠猪头，把全家快乐的气氛提升起来了，你们要记住啊……”

确实，家乡不少人家都有焠猪头过年的习俗。我秉持了老妈的心愿，成家近六十载的岁月中，几乎把过年焠猪头都作为办年货的大事来安排。

困难时期和“文革”动乱的年月里，想弄个猪头过年是不容易的，老伴在教书之余连续几年养了毛猪，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养的猪总是又小又瘦，卖掉的白肉为家中添办家杂外，几斤重的小猪头也在大年三十开锅煮汤，当年孩子们嘴馋，一下子便吃个精光。

随着生活的逐年宽绰，每年准备买的“过年猪头”也随着增大了。

膝下儿女发生变化，大儿子、小儿子，时值十四五岁时，既读书又砍柴保柴仓，古历十二月放假，在筹备“过年柴”的时候，总要把“挖柴焠猪头”的事考虑其中。否则要遭到他们妈妈的指责。我想，在他们的人生记忆中，当年全家人围在灶头焠猪头，吃“棉花肉”“猪巴峰”的情景一定不会忘却吧！

步入花甲之年，我和老伴商定，将一处旧灰寮改建成旧式小伙房，重砌好灶灶，安装上“两尺大”的大锅。主要目的不外乎让一家大小过年时节在这里焠猪头、焠猪头，好好热闹一番。如愿以偿，退休后回老家大



# 再逛西湖(三)

■ 朱艺伟

白堤、苏堤、杨公堤都是一个名词。在西湖边，无论怎么望去，无论这三堤或长或短或宽或窄，还是和谁相关与有何由来，这都无关紧要，都改变不了“西湖三堤”的词性，都依旧长不出游人从此走过的脚步。再长，西湖三堤也是一个名词；再美，西湖三堤也只是杭州专属。例如，洞庭湖、太湖、阳澄湖、武汉东湖、嘉兴南湖、扬州瘦西湖等，这些天下名湖都有各自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堤，但堤依旧是一个名词，名湖的堤也是堤，就像名人也是人一样，只不过景致、出处与典故不同而已。其实，若把湖比作一幅画，这堤就是画的线条。然而，堤的确是因为湖的名声大小而知知名度不一样。你听，西湖之名如雷贯耳，而她又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中寥寥几个和中国唯一一个湖泊类文化遗产，名誉四海。由此想想看，和西湖朝夕相处的三堤能名声鹊起吗？

西湖三堤都和姓氏有关。和姓氏有关，毋庸置疑，自然和人相关，也应该是名湖、名堤和名人。西湖三堤确实和名人有关，而且被许多名人写过、画过、唱过，虽没有名人关过玫瑰给西湖三堤，但三堤却把名人生命的余香留在了西湖的体温里。尤其是白、苏、杨这三位名人的丰功伟绩，三堤可是世代相传。

白堤，起初因白沙铺地，而称“白沙堤”，横亘于西湖东西向的湖面上，东起“断桥残雪”，经“锦带桥”，西至“平湖秋月”，不长，仅1公里而已。宋时，因堤为通往孤山的唯一之径，故曰“孤山路”；而明朝时，又名“什锦塘”，是因修筑后，堤岸花木繁茂，锦绣如画而得名。如此看来，似乎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毫无瓜葛。但你想错了，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在旧日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主修了一条“白公堤”（因城市地理的变迁，今无迹可寻），但白堤的确修筑于唐代，当时只是为了贮蓄湖水灌溉农田，以便点缀一下西湖旖旎的风光。而后人之所以以张冠李戴、感情用事，把此堤命名为“白堤”——是为了缅怀白居易在杭州做三年刺史的功勋，他在杭州期间深知黎民疾苦，有其诗为证：“……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于是紧密设计以湖引水灌溉工程，造福一方，还亲自撰写《钱塘湖记》，刻在石碑上，记录堤的功用。二是因为白居易给白堤留下了家喻户晓的佳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他离开杭州时留下的“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须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更令人惆怅。这样看来，只要你做过善事和留下什么，善良的人都不会忘记你。瞧，白堤上的春桃夏柳、秋桂冬雪，和天下游人的脚步不都还记着白居易吗？

比起白堤，苏堤长先别论，其一，它名正，史据考证确凿，没有“嫁接”的嫌疑，真真切切是苏东坡所修筑。《元史》记载，元祐五年（1090），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将所挖淤泥筑成此堤，南起南屏山麓，北至栖霞岭下，长堤卧波，湖水如镜，映照倩影，烟柳轻拂，艳桃灼灼，婆娑妩媚，并形成了一堤连六桥的山水长卷，那些桥名又皆出自苏东坡的锦心绣口。修堤的记载，在东坡本人的诗句里也清楚可见：“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土女争丰昌；六桥横绝天泽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南宋时期，苏堤春晓，就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文人祝穆的《方輿胜览》曰：“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而苏堤春晓则位列之首。那些达官贵人、学士文人徜徉于苏堤之上，无不歆羡西湖的山色水光。可是，从清人查容咏苏堤的诗：“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来看，苏东坡当初纯粹是为了解民疾而兴修水利、浚湖筑堤，并非为了文人的风雅，或景观上美的布局。因此，这是一条长长的生命之堤。

同样，与白、苏二堤齐名的杨公堤，也是一位知州所筑，他叫杨孟瑛，明代弘治年间的杭州知州。他也只为疏浚西湖而修堤，将所挖淤泥部分补益苏堤，当初也没有文化上的目的，更没有想到会成为今朝人们畅游最惬意的一道风景线。西湖三堤，让我在想，只要你做过善事，造福一方了，岁月不会忘记你，历史不会忘记你，后人不会忘记你。白、苏、杨三位杭州的“老市长”，都是有口皆碑的地方官，都曾有过浚湖筑堤、造福民生的德政，令当地百姓念念不忘。而怀念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他们所筑的堤来命名……

但，当你漫步在三堤，特别是烟雨蒙蒙时，才知道，这堤名好像不是名词，更像一个形容词。

不仅仅是说你漫步在三堤时，你脑海里的那些飘逸、柔情、浪漫、静美与诗画息息相关的辞藻一下子如涌泉般从波光粼粼的湖面荡漾过来。这很正常，这是置身堤上，美景让人沉醉、让人勾魂销魄所滋生的梦幻，这也应该是人本能的一种嗜美本性。再说，谁不为美丽折腰？西湖三堤如此曼妙、美兮，光靠一个名词能定力得了吗？

我是说，西湖三堤，如三幅画，里面的色彩与墨韵，皆由无数的形容词绵延起来，又舒展而开的。

那一株株柔媚的桃红柳绿间，那一缕缕洒落的桂雨中，那一声声悦耳的鸟鸣，那一首首吟诵起来醉千古的诗句，那一朵朵醉吟词牌的梅花，那一把把流芳千秋的桃花扇和油纸伞，那一阵阵从湖面轻摇过来的悠悠桨声……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说出西湖三堤的美，画出西湖三堤的丽，唱出西湖三堤的神韵，描出西湖三堤的意境。

神与境不一样，美丽只是一种表象的东西，每一个步行在西湖三堤上的游人都能感觉到，像堤岸的翠柳，依偎了就可感觉到，神韵与意境不同，这里是说韵与境乃一种人文底蕴，是一种不可仿制的底蕴。这种底蕴，就不是可以看到的，而是只能去感受得到，是一个在美的事物的表象之下像西湖之水涌动的画卷。

我常常说智者乐水，并非智者痴迷于西湖水的柔情，其实是智者从水中读出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些道理，也不是水滔滔不绝流淌的，而是智者感悟出来的。离开西湖，才读懂了，西湖原来是诗画江南里一枚驰名的商标。

说西湖是一枚商标，是说西湖的这种大美，不是一个人说离就离得开，离开的只是一种距离而已，可你对西湖的赞美和眷恋，此生，是永远离不开的。

对一个湖离不开，对一种美离不开，人生就会不断地想念她，就会割舍不了她，就会盼着再去和她重逢。

想念，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让我反复想念的西湖，像一幅美仑美奂的经典之画，在我心中被翻来覆去，那多情的山水，看得我眸眸泪花闪烁……



摄影 - 阳光

# 今夜，没有灯光秀

■ 董选勇

年快尽，又到岁末。到了迎新年的日子，那城中，瓯江两岸每晚的灯光秀，没能亮起来，听说原因是枯水期电力紧张被控制掉的。

没有耀眼夺目的光彩，在月色莹莹的江边走着，走到了清静、不喧嚣的夜色里。

多好呀，在本真，自有天趣的夜色里，看山，山有意，看水，水多情；看对岸高楼萤光闪烁，像窃窃私语，要告诉你主人的故事，又不愿意透露其中的隐私……对夜中景物，用感受去跟它们对话，好有趣。好的夜色，洁净中带着朦胧的魅力，朦胧中有着洁净的快感，漫步信游，融在其中，会迷醉，不舍离去。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只有在安静的夜色里，才能写出来。他在那片天地里，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真是个自由的人。”

家乡，这座小城，夜晚能够在一片宽敞平展的地方遛脚散步，只有瓯江两岸。

今夜，江面宁静祥和，少了干扰，思绪自由的飞的远些，浮想起，年少时在那一个夏天的夜晚，在月色中，我跳进瓯江水里，游一会，起来坐在埠头的石阶上，任江风徐徐地吹拂，听大人讲故乡的趣闻轶事、典故传说，久远的和刚发生的那些个故事，感受着生活在瓯江畔的青田人的淳朴和安详。

也许，那时的我，对流光溢彩的夜景，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奢望，今天的我，却对自然平静的夜色留恋往返。是不是物极必反，光耀后需要平凡，热闹中需要安静，太多的物质刺激以后，寻找平淡的生活环境。

前些天，听德国回来的叶先生说，现在江边一闪一闪的灯光秀不打了，这样安静多好，天天看也会烦的。以后最好是节假日打一下，平时就别打。

那时，听到那话，也没有特别感受，今晚，我感觉他说话极其有道理。但，我也不会去呼什么，毕竟我们的县城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的人，追求光鲜，努力辉煌，不甘寂静的有人在。用不着我去思考以后的灯光秀打与不打，何时打。

我能做的，只有接受一切该来的现实，随遇而安！想到这里，醒悟了，迷思过去，加快步履回家。

# 忘年知交詹海峰

■ 陈志宁

《戎马生涯》获得市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令我深深地怀念起忘年交詹海峰。是他，催生了《戎马生涯》，而他却在出版二个月之前与世长辞……

与詹老先生相识1986年，海峡两岸刚刚“解禁”，允许旅台乡亲回大陆探亲。游子归来，詹先生急不可耐地一头扎进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怀抱。他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操着浓浓的方言与乡亲们问路……县委统战部、县文联为他邀请了好多人开了个座谈会。我当时是县广播电视局编辑部里的小记者，也在受邀之列。只听他大发感慨地说：太鹤山环翠庵前的“擦铜树”还在，这树叶很“毛躁”，家里铜器生了绿锈，用它一擦就亮；“四架坛”的杨枝观音历历在目，传说有学童读书不能开悟，大人带上小孩点了香烛，拜观音为干爹，就能开悟聪慧；到了城门洞一看，怎么会这么小的？记忆里是很高很大的门洞呀，喔，可能是外出闯荡多年，自己的眼界大了的缘故吧……

听着听着，我们都会心地笑了。这是一位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沉眷恋的老人。他年届六旬，眉发皆白，一幅黑框眼镜遮不住双目炯炯有神，脸颊虽有皱纹，但透出一脸的童真，身穿着笔挺的西装，佩戴着红领带，拿了根拐杖，行走起来，一派乡绅学究的风度，特别有趣的是他的银发白眉与红色领带，一白一红相映成趣……

从那之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交，他大我四十多岁。两岸隔绝的时候，他抑止不住思乡之情，积极参加台北青田同乡会的创立，是《青田会刊》《青田县志》(台湾版)的编委。两岸“解禁”后，他迫不及待地回乡，又与张钱松、陈志望二位老师合作，出版了《青田话》一书。

1992年他听说我在创办《青田侨乡报》，就向我建议开设一个讲青田方言的栏目。于是，我们就推出了“阿嬷讲青田话”，内容由他撰写，由于是方言，有很多生僻字，当时的电脑打不出字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干脆用硬笔书法来写，这种短小精干的三言二语的方言刊出后，反倒很受读者欢迎和喜爱。

由于工作关系，1998年我在侨台办任职，与詹老先生接触得更多了。有一次，他从台湾回来特意到我到他家，他亲自下厨烧出两碗地道的台湾菜招待我，一碗是“台湾牛肉面”，一碗是“鲫鱼酥”。风味独特和地道，十分可口。看到我赞不绝口时，他开口说：我们旅台乡亲最忘不了的是家乡菜，到了台湾一想起家乡，就做家乡菜，七捣鼓八捣鼓的带点创新，居然将家乡菜捣成特有风味，拿去开店还特招徕顾客。听他这么一说，我建议他何不将地方特色的青田菜，写个菜谱？为鼓励他出这本书，我答应由我们侨台办与他各出一半资金。当时，我还以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当不了真。可没想到，老人却是极度的认真。隔了一个月后，记得是星期六，他说有事，他要到办公室找我。我只得到办公室，只见他拿了一叠书稿和刚从新华书店里买来的两本书。说：这两本书是送你的，这书稿就是《青田饮食》，我知道你特忙，平时没时间，今天是星期六休息，你在我面前马上写个序，我坐在这里等。啊？那有这样霸王硬上弓的？我自己写历浅薄再三推辞，可他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前监督着。无奈，我只好静下心来，拿起搁置多年的笔，写了起来。二个小时后写好了，我说您给改改润色一下，他拿了稿子认真地看了一遍，说不用改了，连标点符号都不用改……

时隔三十年之后，我在县党史和地方志(档案馆)供职，没想到会有第二次机会，为詹老先生的《青田方言字选》一书写序。这本书是詹老和我们单位联手打造，他又邀我写序。这次我没有推辞，十分干脆的答应下来，这是因为我要借此机会，凭着与他三十多年的相识相知、相敬相爱，写一写老人逾九十仍笔耕不辍、为家乡奉献着《闲话青田》《青田话常用词汇》等一份份厚礼的可贵精神。

老人年逾九十，已届高龄，但还耳聪目明，神志清醒。可能意识到自己会不久人世，时时刻刻想着能为家乡多做点贡献。他千方百计地从台湾运回自己的藏书，共计有一万多册，都赠送给了青田章旦中学、章旦中学专门建了一个“詹海峰图书阅览室”；他又将平时收藏的十多幅字画、清朝的官帽、清末民初的田契等等捐献给了我们档案馆收藏……有一天，他建议我们为青田百名将军出一本图志，为此，我们向国家、省档案局申请，将这本图志列为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开发项目，取名为《戎马生涯》。詹老先生为这本书亲自担任顾问和编辑，历时三年与我们一起校审样稿，共计11版样稿。可惜的是，2018年9月詹老先生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在家乡与世长辞了……

詹老先曾说：“自己的一生都是行走在回家的路上……”。虽然台湾还没回归，但他已幸运地生在家乡青田安息了。我永远怀念他！